

# 西行記 (二)

丁驥

## 二、迪化城像個大頭魚

「古城重過為搔首，幾度秋風落楊柳」

—高啓

迪化我先後在那裏住過三次。初到、由伊犁回來、由南疆回來，都住迪化。一共幾個月的時間，說熟也不熟，而且每次回來氣氛不同，很難捉摸的。

盛督辦世才除了幼時認識之外，幾十年不見。在迪化見過他不到十次，赴了他四次宴會，此外有私人接觸。在官式的話而言，沒有盛世才，就沒有新疆。故此許多恩怨，都不希望人計較。但那些冤獄的受害者，莫不都想要給他應有的懲罰，以報恨於萬一。

讓我先說迪化，再說盛世才。

### 包食包住還包洗澡

迪化是一個漢人的城市。灰土的路面，新近計劃的馬路，還在破壞時期，街上零亂得很。初到的那天，不知東西南北，就被送到招待所。招待的人，只見到一位副官。他把準備好的房間打開來，最矚目的就是床上的花布被，非常厚，卻是軟的。桌上一碟糖、一盒方糖、一包香煙、一盒火柴都是蘇聯製。我很小心地觀察這間臥室及整個建築，最疑心的是其中有沒有蘇聯製的竊聽器；我未找到，但不敢說沒有。這房子是兩層樓，外表頗像內地的西式小洋房，內部卻是東北合蘇聯式。天花板甚高，玻璃窗是雙層的。有一個大如工廠鍋爐的圓筒形壁爐，一半在牆外，一半在牆內，高與屋齊，直徑大約有五尺。那時天氣除早晚微涼之外，白天已可能很熱，所以未知升火的實況。臨離開迪化之前天已入冬，建設廳我住的那間房也有此爐，每次昇火，先裝一噸煤在內，日以繼夜的燒，大概要維持許多日子。爐子通到夾牆之中，故全屋好像一個熱氣汀。惟有如此，才能抵抗寒冷。可想而知，那些在東北黑龍江的人，冬天無煤，日子怎過？

我們洗臉之後，副官告訴我們說：「可以去洗澡了。」還以為就在家裏沖涼，那知副官處派了一輛公車，接我們去澡堂子。這洗澡之處在迪化南門之外，烏魯木齊河的邊上，肥皂廠隔壁

，是官辦浴室，我們在北京長大的人，笑稱它是「官湯」。(北平人的私營澡堂子，就如此稱。)

我們坐在招待室，一個一個被請去洗。洗的費用由副官處付，真是周到，包食、包住、包洗澡呢！

洗完澡想去買一些日用品如襯衣、襪子之類。副官帶我們走了一條街，但沒有買到一樣合用的。土布製的俄式襯衣，繡了花邊的，我由莫斯科帶回一件，很少穿着，此地的更不成形。買了一本筆記本、五色鉛筆，價只法幣二十元。付他法幣，他毫不遲疑的收了，只是換算傷了他的腦筋。我感覺坐大汽車去買小東西很不從容，又不能慢慢地欣賞市景，所以回招待所用過飯就一人溜出去。

### 雪山相映益見秀麗

街上風沙極重，我默記着左彎右轉，終於走到迪化最繁盛的東大街。這條街有新馬路，兩旁有許多大商店，商人多來自平津，商店的樣式，很像北平前門外大柵欄的瑞美祥。可惜我來時已過下午五時，正是家家閉門之時，也不能多看。

猛抬頭只見街的盡頭之處，正對着博格多山的雪峰，看來近在咫尺，實際上已在八十公里之外。迪化城雖是位於成吉思汗牧馬的河邊，有雪山相映，更是秀麗。

次日我們託副官投刺，等候督辦約定時間，再去拜見主人。新任林廳長當然更要見，才能定期就職。我們在此等候期間，我與戈定邦兩人又溜了出去，信步走來，不覺出了南門，原來迪化城好像一個「大頭魚」，南門外是它的尾巴。經南關到新疆學院是商賈繁盛的南大街，都是維吾爾人的商店。蘇聯領事館及蘇聯僑民也住在此區。更往南，都是歸化族居住。

維族人的商店最普通的是一間門裏面砌了一個坑，牆上掛着、擔上懸着、門外堆着、坑上放着都是貨物，除了衣、鞋、帽之外，家家都是雜貨店，人就盤腳坐在坑上。這種商店，晚上關門很早，鋪板上上了一把大鎖，就各自回家睡覺。下雨時並無屋簷可以避雨。路上泥濘，行人減少，生意沒有就提前關店。有時店主不在，店中並無人看守。在店外擺設的流動性攤販常常找不到主人，卻也沒有人把整個攤都偷去。原來回教處罰偷竊的很重，所以很少人敢以「手」試法；另一方面是新疆沙漠地區，犯了法逃不走，逃進荒漠，有死而已。

## 貨品多是蘇聯國產

貨品大都來自蘇聯，基本原因是新疆到蘇聯交通便利，新疆與內地交通反而困難。這些年來蘇聯控制新疆，更是一面倒。有些貨物是由平津

方面來的，與日本貨同，取道內蒙入新。若論物資類別，則十分貧乏，質量都不高。生活日用品尚可供應。比方皮鞋一項，大都是本地製造；靴子最多，因為新疆人無論男女，習慣穿靴，便於騎，也便於行，又可禦塵。我的膠底皮鞋，引起許多人的羨慕。一個維商願意出兩百新幣購我那一雙法幣四百元的皮鞋，皆因樹膠是新疆所貴的。帽子方面可以說沒有。除了維人、蒙人信奉伊斯蘭教的，各有他們特式的帽子之外，氈帽簡直不見。衣服也都是本地式。西裝、雨衣之類，價值就高，都是蘇製。我買到一雙蘇聯油靴，這種靴，好的入水不透，可以步行渡河，乃是旅行必需之物。戈定邦買了一部滿漢合抄的西廂記。

## 文化會堂建築華美

南大街有各族的文化會堂，其中以歸化族的最美，時常放映蘇聯電影；維族的次之，有歌舞戲劇表演；回族的我未去過。南門外有禮拜寺三處，其一門口兩邊有雕刻很美的寶塔，我不禁拿出紙筆，畫了一張素描；誰知这天真的舉動，犯了忌諱，原來那已非「寺」，而是「長修」之所，牆上有電網，塔上的荷槍的衛士，我都未之見。記得這樣素描景物，在蘇聯也是不許的。世界他處，甚至於希特勒的德國，還沒有如此的禁忌。

南大街建築最好的應算新疆學院。屋宇頗似重慶的南開中學。學校位於南大街盡頭處，接近郊外，環境很好。可惜園藝方面佈置未見適

當。學院事實上是政、經、工學院，為新疆最高學府，盛督辦自兼院長。以前那位社院長死得不明白，以後也無人可做院長。其次是蘇聯領事館，有一座甚為壯麗的花園，我是聽人說的，從未目睹，只在外面看，其園之大，單是一邊已有南門外三分之一長，另一邊則傍烏魯木齊河。

迪化另有兩處花園，其一在西，稱為西花園，為招待貴賓之處，內地來的首要常在該處下榻；南門外的南花園則久未使用。

## 新疆客串蒙古醫生

迪化城內西北角落是俗所謂的滿城，完全北平風味。朱漆大門，門外有栓馬樁子，兩旁有石獅子，或石坊。門楣有福壽禧。四合院落，街道則狹小清幽，頗有胡同風味。滿城有一、二蒙古董店，此外有重要官署分立各處。左文襄公的祠堂舊式建築成了營部。

迪化省立醫院在北門。過去據說有很好的醫生，自從蘇聯與盛世才不合，蘇聯醫生一律撤走，剩下些本地練習生代理醫務，難以應付。這種沒有醫生的醫院，新疆各地皆然。在喀什噶爾有本地人在塔斯干學醫的還在，戈君就在他那裏動過手術。和闐區醫院是一個外行代院長，還請我去替他鑑定藥物，這也是我在南疆做「蒙古醫生」的一段插曲。

迪化藥房稱為官藥局，位於西大街，藥品尚多，兼售照相器材，我就在此買了一具蘇聯仿製的德國來卡照相機。這種蘇聯貨很差，只有其外表，裏面材料不够標準，鏡頭差，快門常壞，曝

光簾是膠布做的，回到重慶，就粘在一起，再也打不開。我買來時就是一個病機器，經過我多方修理，總算可以用，可是沒有膠片；後來是中央攝影廠的徐蘇靈及汪洋二位送了我許多尺，才可以拍攝。可是在迪化沖洗時，被那位業餘沖曬家走了光，只有幾張剩下來，還可以看見人頭，其他一片模糊。

### 公務員不准上館子

廿四日林繼庸就任建設廳長。我們參加典禮。禮畢宴會，由三點鐘吃到七點半，聽了不少的演說，尤其是那位副廳長，送舊迎新，如嬰兒戀慈母那樣，依依不捨，聲淚俱下，最為可笑。這位副廳長是三個副中之一。後來各位副廳長都陸續在夜靜更深之時失蹤了，連林廳長都不便說是怎樣一回事。

林廳長一再要我們搬到建設廳內居住，人情難卻，我與老戈就搬到廳裏。不幸的是我們原是一個獨立的考察團，搬入廳去，就變成廳裏的「專家」。過去新疆有不少蘇聯專家，有些飯桶也來中國耀武揚威。但是「專家」是新疆了不起的人物，官職雖無，聲勢甚為嚇人；凡是「專家」有所需要，無不照辦。過去專家是外人，薪給比督辦還高。我二人「專家」，只是白吃白白用而已，出入有小汽車，有隨從副官，我們感覺這種待遇不很舒服，失去了自由欣賞地方景物、自由活動的機會；沒有多久，就知道這種自由最好是不，不然在新疆就寸步難移了。

有一次我們私自去吃館子。新疆的公務員是

不進飯館的，如非婚、喪、禮、慶，互不請客，以減少應酬，也不互遞名片，以免發生其他嫌疑。我們去了一家，只見商人模樣的主顧；我要了三菜一湯，心想大概够我們四人吃了，誰知我們四人只吃了一個菜，其他的大都剩下了；他們用的是九寸盤，一碟炸丸子有七十顆丸子，售價法幣六十元。迪化人都喜歡蘇聯的「瓦卡」，其實本地的奇臺燒酒，實在蘇聯酒之上。有些人在公路僻靜之處等蘇聯運輸車隊經過，尋常車隊的最後一輛是修理車，其中有車胎零件一應俱全，這人等汽車到來之前，手執燒酒瓶在公路上搖，那些毛子就停了車，拿去燒酒。不多時車啓行了，忽然車上滾下一個車胎來，開車人只當不知。這樣商人就換得一個卡車胎了。這話說遠了，回到我們吃飯的事。

幾個月後督辦在臥室見我，談起共產黨的種種手段，他說請吃館子，便是其中之一。他一位親信，就上了此當。等到他得到報告，說某人與某些共黨特務在某日某時在某處吃飯，又某月某日在某處聚會等等，他未免懷疑他這位親信，甚至於把他下獄；及至他死了，才明白是上了共黨的圈套。他說：「本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集會，我們都有報告，譬如說你有一次與某某在杏林春吃飯，我就了解那是無意的。」我大為驚異，只覺得他花了那麼多的精神研究，我們好奇出外吃飯，真是太不值得了。

### 交易不成免費贈送

又有一次某君在迪化一家維族鋪子看到一條

和闐出的地氈，那是自古迄今，相當名貴的東西。他想買，討價還價，說不成交易，也就罷了；誰知回到招待所，用過晚餐，來了一位副官找他，說是督辦有件東西送給他，拿進來，是一大包。解開一看，就是他買不成的地氈；那副官說這是督辦吩咐送給專家的，某君只好收下，一面心驚不已。我們也覺得天上有幾百隻眼睛在看着你的一舉一動呢，事後就很少在街上走動。要什麼叫副官去買，自少有人知道。不能得的，自然買不到。如此久而久之，也就知道新疆的禁忌，犯不着去招來無謂的麻煩。雖然如此，初來的興奮也逐漸消失，代之而起的是無邊的恐懼。我們考察團本是客卿，還自以為有中央為後盾，或可不必過忌。其實這也並不能百分之百無礙的，以後便知。

### 妖魔山戴帽會下雨

在迪化幾次逗留之中，我做了一些詳細的地質工作。迪化南四公里的紅鹽池、西面的妖魔山、北門的一炮成功及溫泉一帶我都常到，找到些魚化石。紅鹽池是一個水庫。妖魔山是維語「雅瑞」的音訛，山乾無水，人們說：迪化若要下雨，除非妖魔山「戴帽子」。「戴帽」是見雲之意。北門外水磨溝的泉水，味清甜，乃是地下潛流挖露而得。其西有溫泉，水含硫質甚高，其滑如皂，氣味難聞。浴室旁有井，其中有小洞三五，硫氣冒出，遇火即燃。這條溫泉所在的溝是古時河道，被至少四十公尺厚的礫石所填充，其下可能是以前的一個沼澤，故此腐植產生的硫質

，由此入泉水中流出。

### 坐必重氈以高爲尊

我一向喜歡聽音樂。自己笨，不能彈奏，卻喜歡舞步。因此特別去訪問一位烏孜別克女士的家庭，她的名字是「莫麗的巴」，當年才十四歲，是女子學院的學生，跳舞出名。她的家境很好，陳設華貴，有歐洲舊式家庭的排場，喜歡陳列各式各樣的銅器，盤子、罐子等。不同的是一屋都是氈子，牆上掛的、地上鋪的、床上墊的，都是地氈。古書上說蒙新的人「坐必重氈，以高爲尊。」所以貴賓所坐的有二十重地氈之高。

房屋建築，窗戶及地，頗爲低下。皆因習慣席地盤脚而坐，窗戶離地，自然不能高。她的母親爲人善交際，非常客氣，招待很週到。她有一位姐姐，在庫車教小學，名字是「莎麗曼」，生得豐滿端莊，確是一個聰明有智慧的人物。烏孜別克人據說就是元朝蒙古後裔月思別的後代，現在大部份在蘇聯境，小部份在新疆，他們的知識水準，比一般均高，是各民族中雅富書香氣的。

迪化跳舞最好的「古麗牙木汗」，是維族人。「汗」是維人女子的專稱。古麗牙木幼時曾在莫斯科，同她姐姐「康伯爾汗」學了歐式的舞蹈，把西式的步法滲入了維族原有的舞式中，自創一格，所以她的舞有表情，有變化。中央攝影廠的徐蘇靈十分欣賞，爲她拍了記錄片。抗戰結束後，「古麗牙木」已因肺疾去世，只有「康伯爾汗」到南京來表演。

### 西出陽關非無故人

我們離開迪化回家之時，以上的一切情形很少更易。但有幾點變化頗爲顯著，其一是內地來的人增加了許許多多，熟人也多。此時特派員吳澤湘與監察使羅家倫已到。使署有不少的人，都是中央來的。新疆省黨部主任委員盛督辦自兼，以下的書記長黃如今，委員張志智、童世荃等都是舊識，我的學生也有好幾位。此外，建設廳也請了不少的專家，凡是水利、電機、絲織都有好手來此參贊主持；醫務方面有姚尋源大夫。另外流動的考察團尚有兩個大團體，私人小考察團則多得不得了，如教部的顧次長一樵、司長駱美煥、地質調查所的一批人馬都在迪化進出，真是西出陽關有故人了。

迪化市面馬路上也有柏油，這種油是本地土產，在西北沙灣地方的沼澤中挖來的；只有冬天可以去挖，夏天蚊蠅太多，不能工作。冬天挖來，卻又要夏天才能鋪，因爲冬季天冷，地土龜裂，不易鋪開。後來據說是用大熨斗式的鐵滾子，滾平的。

內地來人不免好奇，也喜歡買東西，使得物價一天一天的上漲。一是他們不太講價，出手闊綽；二是東西有限，買得缺貨。我們初到覺得便宜的，幾個月後竟成了貴的貨物。同時那股勤招待的制度，也隨物資困難而減少了，專家不再有汽車坐，連林廳長平時也只能坐馬車。蘇聯的香煙也少了，只有伊犁自製的；內地來的香煙抽不起。火柴尤其缺乏，內地去的紅頭火柴，要法幣

十元一盒；招待所點一支香，代替火柴。雖然失了「親切」的招待，卻多少得到不是隨時隨地監視的自由；人太多，副官不够用也。

### 哲學博士專題演講

迪化可記之事，當推盛督辦。前已說過他的第一、二瑣事。我們考察團晉謁督辦，與許多人同時得到他通知約會，在同一天上午到督署參見，由副官帶路，到他辦公樓前，他已在樓門口相迎，和我們一一握手，讓我們先上二樓，到會客室中分賓主坐定。我很仔細端詳這位人物，他還是年輕時的身材，只是胖了些，只覺得他重而不浮。臉很寬，雙目炯炯有光，說起話是那麽客氣、誠懇，一點沒有虛飾。他表示希望我們這些專家多爲新疆做建設工作。知道我與戈君住在建設廳，立刻專派一副官照顧我二人（我知道他不喜歡我們與林廳長太接近，所以要專人看顧我們）。因爲人太多，他們各有重大使命，我們不便多留，有關考察團的瑣事，就未能開口。辭出之時，他親自送我們到二門，這是督辦的大禮，據說平日他只送到樓門，此次居然下樓到二門，真是格外破例。他最後說：「小老弟，改天再請你來談。」

有一件可笑的事是他看了我名片上有「哲學博士」字樣，他說：「你也喜歡研究哲學，希望你到新疆學院給他們講講。」我知道他誤會我是研究「思想」的，連忙說：「他們學地質的也算哲學。」他看着我我說：「哦哦。」既然督辦吩咐，只好到新疆學院去講演，講的是「雪山與

「荒漠」，不但我，也連累了大家每個人都要去講。這種講演要有兩種翻譯，一是維語，一是俄語，每說一段，要等他們翻，頗有些上氣不接下氣。我是第一炮，來的人特別多，講了三小時之久，聽衆想必失望；因為我想他們一定會揣測這位中央來的人，又是第一個來講的，想必是要而又要的，也許會透露什麼重要的政策上的改變，故此才會這許多人來聽；誰知我真是講雪山、講荒漠地形呢！以後我還講過一次是教育廳主辦的史地講演週。在新疆他處，我時常被請上台講演，尤其是與南疆大阿洪們講的，更是好笑，那些宗教領袖滿以為我有什麼政見要發表，誰知只是講「礦產」！

### 缺少手令寸步難行

三天之後督辦親來回拜，他已半年未出督署，這是破天荒的大禮。這次會晤，他說我們應到伊犁看看，特允借我們一輛美國卡車。新疆用的一般是蘇製品，這種車太舊，每小時只能走二十公里。美國車可走三十公里以上，美國車胎經用，不易爆裂，但是油箱太低；新疆公路溝渠上多是拱橋，是爲了避免洪水沖走的緣故，這拱橋常把油箱擦損，督辦答應借美國車給我們，是十分關注的事。臨行之前，派人送來一紙通行證，事實上是一張命令給沿途各行政長官、縣長、警察局長，囑咐他們「妥爲招待宿食，儘量協助」，下面署名是「督辦盛」三字，卻蓋了他的私章。這一紙公文，和我們內地的並無不同，可是它的效力，卻遠在一切命令之上，地方官吏奉行惟謹

，有之則衣食住行無不週到，無之則寸步難移。新疆各地並無旅館，只有火車站。我們言語不通，又非本地居民，沒有警察局的戶籍轉移證，就不能走動，更不能吃、住了。

督辦公文雖說「招待」，但如何招待，尙須日日指示。譬如我們到一個地方，縣長接進去，他立刻電話報告督辦，督辦就說：「三菜一湯不備酒。」我們那天就吃三菜一湯；如果督辦說要我們出錢，那縣長也要向我們收酒菜錢；有時督辦說：「酒宴」，那就是軍警三方都出席的大宴。他這種百事集於一身的辦法，連我們也不知他下一次給我們什麼吃呢！

### 盛宴舉杯起立十八次

又過了兩月，督辦設宴洗塵，宴會的地方是西大樓。新疆史上的宴會，常是鴻門宴，去的人莫不警惕。同幾位談起，我說大概這不會有什麼問題，是真的請客。我們到了西大樓，樓下有軍隊奏樂，樓門屏風上是督辦的大畫像。樓上客廳極長，牆上每二窗之間都是標語，維漢語各半。窗上繞廳一週，是一條長標語。正中一個講臺，當中掛着黨、國旗及國父像。左方主席肖像，右是總裁像，總裁像下，是督辦玉照。

這座樓是蘇聯建築師設計的，彷彿凱木林宮中的大廳，只不及其雍容華貴。來賓百餘，男女分座。督辦到得晚，和每人都握手。入席之後，桌上三個酒杯，一爲白蘭地，一爲葡萄酒，一爲香檳酒，這種風氣也是蘇聯式。吃了一半，督辦起立致辭，他說話技術並不太好，大意不外歡

迎我們。即席呼名介紹，舉香檳以示祝福，我們時時要起立舉杯。督辦致詞畢，來賓一一致答辭，每人舉杯一次，全宴舉杯起立者凡十八次。像這樣的宴會只要我們在迪化，就被請列席，所以我吃了不少次酒席。

### 舞后老師候補中委

有一次我們看到維吾爾人的歌舞，我當時已會一點兒維族舞步。吳特派員向督辦說：「丁專家是古麗牙木汗的老師。」督辦十分驚異，只看着我。有詩爲證：

胡天六月春漫漫，楊柳青青杏早丹，枝上緋桃初結子，隔年葡萄已成乾。主人殷勤敬美酒，胡女尊前舞翩翩，休念塞外鄉情遠，如此全城賴張班。

我的詩林繼庸說：「還要學學才好。」又一次有人告訴他，說我是「候補中委」，督辦頗爲驚訝，大概他手中的資料並無此一項。我連忙說「並無此事」，不知他信不信。

### 督辦野餐轟動全城

有一個星期天，督辦約我們郊遊。據說他已多日未出巡，今日忽然要出外，並且要出城野餐，驚動了全城的人。他們都在街上看，希望一見他的丰采。我們野餐之處，離城四、五公里，在烏魯木齊的西岸，那兒有些榆樹，就在樹蔭鋪了地氈，備些果食。這一次督辦約我過去同他詳談，他問起我許多事，使我驚奇他的回憶如此清楚。他也問起我的讀書經過，現在職位是否滿

意，又問起某些朋友的近況；他是十分細心的。我來時帶了李印泉老伯的私函給他。裏面有一句：「餘容龍驤世兄面陳」，他就問印老有什麼吩咐。其實這句話，不過是例行信中的歸結語，他咬文嚼字，定要知道「餘」是什麼，我也只好說印老得委座關切，只是自己覺得年紀已高，不便再任什麼部長之職。現在閑居，生活尚可，也許不太寬裕。他聽了就說：「我明白了。」

迪化沒有什麼消遣，打牌撲克是絕對禁止，「事後罰」使得無人敢偷偷地玩。本來游牧的人，抓賭不易，這事後無論多久，一樣要坐牢，使得無人敢賭。一般人只是下象棋，那天野餐也是「下棋」的人最多。我們爬上妖魔山腳下一個小山去散步，山無草木，只是碎屑，也很難行，上去亦無風景可看。回程時路經公務員新住宅區，每人兩間，一個廚房，都是西式房屋，政府自建，租給公務員的。

由伊犁回來以後，同去的人都回重慶去了，督辦送他們每人一份厚禮。我以為數日即可去南疆，誰知等車等了兩個月，天氣也熱了起來。恰巧有人去伊犁，我又想去，去伊犁經冰嶺下阿克蘇到南疆。寫信給督辦徵求他的同意。他回了一個電話很婉轉地拒絕了這請求，他說：「為你一人我不能派兵保護你，冰嶺一路經過天山，是沒有安全保障的。」當年唐僧就取道於此，我不能去，心中甚為不快。他在電話之中足足說了半小時，反覆解釋那一帶的情形，語重心長，我也只好留為遺憾。他對一般人民，只要有信給他，他一定會答覆；若三日不見回信可以直接打電話到

他臥室和他談話。他為此特在報上登了一張通告。這樣事必躬親，乃是大權歸於一人的結果，說成功也是成功，說失敗也是失敗呢！

### 人人怕他怕別人

最後是我離新疆的內幕。因為我有一次見他，是在督辦臥室，其實是他起居之處。這一次我們暢談一切。我覺得他自己製造一種氣氛，令得人人都怕他，而他自己卻是天天在怕別人。所謂陰謀，不是沒有，卻不會人人都要陰謀於他。蘇聯為他建立的一套操縱手法，也害得他無人可以推心置腹的。到了後來，騎在虎背，下不來。由他談話之中，如「新疆逮捕什麼人，必有道理，並不是隨便的。」「你看他是忠實的人，其實是一個間諜也說不定。」種種，我知道他已開始對「中央」的人有所顧忌。

### 新疆氣候祇是乾些

我向他說預備回重慶，他堅要留我在新疆替他搞建設。在左右為難之中，我得一計，就是託一個商人帶信給玉門的電報局，請他在玉門發一電報到重慶中央大學校長室請用校長名義電盛督

辦囑了教授立即返渝。下面署一個驢字，又過了二十餘日盛督辦約我談話說：「蔣先生要你回去，我已預備明日飛機送去到酒泉。」原來我們中央大學校長是蔣公，所以中央大學的電報，他看來是蔣公指名要我回去，不得不放行也。那電報是「本校開學在即，着令丁驢教授立即返校為要。校長蔣中正」。

因為飛機可能失事，我說：「不忙不忙，學校開學還有一個多月，我們可以坐公路車去。」他說：「公路車要半個月以後才有的。」我說：「好在我有報告要寫給督辦您的，等半個月，也不要緊。」他笑了，說：「好，你坐公路車吧。」嗣後他就下令給盛老三（公路局長，警察局長）給我與戈兄留下兩個位子，有車即行。我寧肯冒風雪坐公路車經吐魯番、西鹽池哈密而回，是怕死在飛機失事之中，也是想看看這一路的風景。我們走後不久，林廳長、黃書記長、張志智、童世荃等等大大小小中央的人，都被下獄的事就發生了。李印泉老伯說：「我說新疆氣候不好，你一定要去，氣候果然不好吧？」我說：「只是乾一些。」印老說：「你回來就好，你回來就好。」

### 封面說明

民國四年十二月袁世凱僭號稱帝，全國各地在國父孫中山先生號召之下起義討伐，袁世凱四面楚歌，衆叛親離，迫不得已撤銷帝制，羞憤而死。民國五年七月，黎元洪繼任總統，恢復約法，重開國會之時，國父一本功成不居初衷，決心不問政事，遊山玩水，圖為遊杭州西湖時與夫人及同志合影。

王治平